

后现代语境下的历史重构*

——莫里森小说《宠儿》叙事的解读

赵 娜

(西安文理学院 外语系,陕西 西安 710065)

【摘 要】莫里森创作的意图在于重构那段缺失的黑人历史,本文通过分析其小说《宠儿》中的“身体”叙事、多重视角的叙事,解析莫里森所重构的黑人历史,小说中建构的真实,所倡导的种族和谐,对于今天的读者有着真实的意义。

【关键词】历史重构;“身体”叙事;多重视角

【中图分类号】I561.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8)02-0056-03

在美国后现代派小说家中,托尼·莫里森因致力于黑人题材的创作而成为美国现代文学中绮丽的一葩。许多评论家都认为《宠儿》是莫里森的代表作,小说不仅充满了浓郁的黑人文学精华,而且展现了欧美主流文学的后现代派创作技巧,成为英美文学研究的一道永远的风光。小说重构了美国最黑暗的一段历史,使现代读者在这段非人的历史过去一百多年后,以新的视角更加深刻的认识蓄奴制对非裔美国人心灵造成的创伤。

莫里森视写作为“一种思考方式”,《宠儿》的写作反映了作者对现代非裔美国人的生存状况的一种思考。尽管“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已经发表实行了一百多年,黑人民权运动也在一定的程度上改善了美国黑人的生活,然而莫里森却震惊地意识到美国蓄奴制在其历史文化记录上的缺失,在与沃特·克莱门的采访中,她说:“我走进了历史博物馆,但那里没有什么可以帮助我了解历史,有的只是一些奴隶们做的手工作品,却没有链铐或其它的锁具。”^[1](P74-75)]黑人历史的缺失使这位有着强烈民族责任感的作家思考在后现代语境中如何重新评价、重新定义、重构那些过去被歪曲、贬抑的历史,让现代的读者了解非裔美国人心目中永远的伤痛,探讨现代非裔美国人与主流白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关系。

《宠儿》是莫里森的第五部小说,这部以黑人为题材的小说不仅反映了白人主流文化教育下的写作技巧,同时莫里森的黑人身份也使这部小说凝结了特有的黑人文化。这部典型的种族和性别的小说受到了现代读者的关注,它讲的故事很凄惨,而且很成功,实际上笔者的兴趣在于莫里森是如何讲述这篇发生在过去的奴隶故事。

一 事实与阐释

《宠儿》的创作来自莫里森在编辑《黑人之书》时获得的灵感。在工作中莫里森接触了大量的美国黑人历史资料,其中的一个是关于玛格丽特·加纳的杀婴事件。对此,莫里森回忆道:

其中一份1851年的剪报是关于一个名叫玛格丽特·加纳的黑人妇女的……她所在的居住区离辛辛那提不远。她杀死了自己的孩子们……她说:“我不能让孩子们再像我这样生活。”当作为逃亡奴隶被抓获时,她奔到屋外的一间木棚里,杀死孩子们,决心不再让他们遭受她曾承受的苦难。与其那样活着,还不如死去。她被投入监狱。对于这个故事的结局,我无从得知,然儿,那一时刻,那一决定却一直萦绕我的胸际,挥之不去。直到我想起《哈莱姆死者之书》(The Harlem Book of the Dead)中的另一个故事时,一切才豁然开朗。^[2]

莫里森初次接触到这个历史事实时一定是十分震惊的,这个故事一直萦绕着她,挥之不去。基于这样一个历史事实,莫里森在《宠儿》中将玛格丽特·加纳变成了塞丝,她的孩子们成为宠儿、丹芙以及两个男孩霍华德和巴格拉,玛格丽特·加纳的杀婴成了小说中塞丝的杀婴。当读者在阅读时了解到塞丝锯断宠儿的喉咙时,一定会震惊于这可怕的行为,莫里森是如何处理这个“恐怖故事”,如何阐释的呢?

如果不了解美国奴隶制的背景,没有莫里森小说中塞丝身体话语的描述,单就这个简短官方记录的事实,读者定会认为(就像小说中白人认为的)黑人天生就是凶残、未开化的,应当受白人的奴役。二十世纪以来,“身体”逐渐成为人文科学领域的一个热门话题,“身体”已经成为艺术领域研究的热点,文学“叙事”的基础性符码。《宠儿》中莫里森通

收稿日期:2008-02-23

*基金项目:西安文理学院专项科研基金资助项目 项目编号:KY200630

作者简介:赵娜(1976—),女,山东平阴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及文学评论。

通过对塞丝“身体”的叙事阐释了黑人身体在奴隶身份以及后奴隶身份所遭受的创伤,塞丝的身体不仅呈现出她被奴役的女性生理特征,更是白人奴役黑人的文化表现。“我们的身体就是社会的肉身”^{[3](P10)},塞丝的身体不仅代表着蓄奴制下女性的身体,更揭示了奴役的黑人身体文化特征。福柯在《规训与惩罚》等一系列著作中,将身体与他的权力话语分析联在一起,认为身体受到权力的严密规训,它直接卷入某种政治领域,权力关系直接控制、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4](P15)}

小说开始莫里森就向读者展现了塞丝后背那棵“樱桃树”,这棵由救助塞丝的白人女孩爱弥·丹芙命名的树有着太多的涵义。这棵树是当年“学校老师”鞭打塞丝血的见证,是奴隶制下白人对黑人残害的历史证明;这颗树是塞丝记忆创伤的永恒伤疤,也是黑人集体的记忆创伤。由这棵“樱桃树”的叙事自然过渡到塞丝讲述“学校老师”的侄子强暴自己的经历,然而她记忆中最难以磨灭的伤痕是被偷去的奶水。乳房是女性身体的生理标记,社会对它的标记除了性功用就是抚育孩子的工具。然而莫里森强调的是塞丝对孩子被剥夺奶水的痛恨。由这棵树到乳房的叙事,塞丝身体的叙事,显示了女性身体的文化特征,蓄奴制下女性身体遭到白人统治阶级的直接控制,给她打上奴隶的标记,训练她,折磨她,利用她。莫里森的阐释给了我们感觉的真实,塞丝背上的伤疤也不断敲打着读者的心灵,那棵“樱桃树”让我们看到了塞丝痛苦的灵魂,塞丝被剥夺的奶水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她浓厚的母爱和无法保护自己和孩子的痛。

莫里森正是通过塞丝身体的叙事来呈现惨遭蹂躏的黑人妇女,在小说中恢复历史人物的形象,她不仅在寻找那时发生的事情,而且塑造在形象身上发生的事情以及原因。她对玛格丽特·加纳故事的阐释是要暴露历史学方面现有的空白,使无人重视的事情变得触目惊心,用放大镜使人们视而不见的事实显露出来,重新构造那段被“白化”的真实奴役的历史。

二 叙事和意识形态

文学家在叙述作品时完全在自身意识形态的影响之中。莫里森在小说中是如何叙述不同的人物及其意识形态的,她试图向我们传达的思想是什么?

在《宠儿》中莫里森从不同的视角叙述了弑婴的场面。第一个叙述的视角来自追捕而来的白人。

里面,两个男孩在一个女黑鬼脚下的锯末和尘土里流血,女黑鬼用一只手将一个血淋淋的孩子搂

在胸前,另一只手抓着一个婴儿的脚跟。她根本不看他们,只顾把婴儿摔向墙板,没撞着,又在做第二次尝试。^{[5](P149)}

莫里森自己的生活环境和经验背景使她深谙白人眼中黑人的思想、言语和行为,莫里森的叙事体现出她自己的人生感悟。“语言绝不是中立的媒介,能够轻松的为人所用而不沾染说话者的意图;相反,语言承载着,而且是满载着他人的意图。”^{[6](P43)}莫里森用“女黑鬼”(nigger)这一称呼来对应白人的视角,这一词语引发了读者对该话语所反映的身份、种族及社会形成的意识形态的思考。nigger一词是英语中称呼黑人最忌讳的词之一。美国韦伯斯特在线词典认为nigger是英语中最具有侮辱性、煽动性的种族蔑称。该词充满了种族傲慢、仇恨和暴力。毫无疑问它反映了白人的意识形态,是白人对黑人的侮辱,它压制了从属民族的地位,也反映了他们之间的矛盾。莫里森客观的再现白人对黑人的蔑称,不是宣扬白人的意识形态而是控诉白人统治者的霸权。面对如此惨不忍睹的场面,这一叙述视角冷静地讲述了塞丝的杀婴。这一叙述视角,学校老师带着猎奴者是为了收回他自己的财产,在他的眼中这些黑人无异于动物,是给他创造价值的。冷眼观测着这血淋淋场面的学校老师,他所代表的白人话语表明了白人统治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把黑人从种族起源上定义为次等民族,从而为自己的征服和统治确立掩耳盗铃似的理由。

莫里森将白人的叙述视角过渡到来自黑人斯坦普·沛德的叙述。当他试图拿出一张报纸告诉保罗·D有关塞丝弑婴的情况时,他在脑海里开始回忆当时的情形。从斯坦普·沛德的视角来看,塞丝是一位惊慌失措的母亲:她“飞翔起来,像展翅的老鹰一样提起自己的孩子。她脸上长出了长喙,双手变成了劲爪,调动全身,将儿女四个全部带在身上:肩上一个,腋下一个,手上一个,另一个则一路哭着被带进了遍洒阳光和木屑的木棚里。”^{[5](P157)}

同为黑人,斯坦普·沛德把塞丝比作展翅的老鹰不是对塞丝的贬低,而是为了显示当时严峻危险的情形:面临危险,塞丝如老鹰似的做出了保护自己孩子的本能反应。为了保护孩子,她以自己的方式和她能够做的,做着自认为对孩子最好的将他们送到安全的地方。她宁愿自己永远背负着“杀子”的罪名也不愿让她的女儿再像她一样遭到学校老师毫无人性的凌辱和压榨。塞丝的母爱以这种残暴的形式表现出来,反映出了黑人无尽的被奴役痛苦和锥心泣血的感情纠葛。生命本能和死亡本能

在塞丝这里颠倒了。从斯坦普·沛德的视角,读者看到了斯坦普·沛德代表的黑人能够理解塞丝行为的目的,然而却不认同这样做的方式。作为母亲,塞丝对孩子保护的本能,在他看来这是一种过激的反应。

当保罗·D 质问塞丝关于弑婴事件时,塞丝并没有直接告诉他,她首先告诉保罗·D 18年前她成功出逃,充满着希望来到达124号,她绕啊绕啊,最终,焦点转向了塞丝本人讲述18年前的那一幕。

她蹲在菜园里,当她看见他们赶来,并且认出了“学校老师”的帽子时,她的耳边响起了鼓翼声。小蜂鸟将针嘴一下子穿透她的头巾,扎进头发,扇动着翅膀。如果说她想说什么,那就是不。不。不。不。不。很简单她就飞了起来。攥起她创造出的每一个生命,她所有宝贵、优秀和美丽的部分,拎着、推着、拽着他们穿过幔帐,出去,走开,到没人能伤害他们的地方去。到那里去。远离这个地方,去那个他们能获得安全的地方。^{[5](P163)}

在塞丝的回忆中没有锯子,没有锯断婴儿的喉咙,只有这样做的目的和动机:她只想“收好她所创造的生命的每一滴鲜血、每一片肌肉,转移到没有人能够伤害他们的另一个安全的地方去”^{[5](P163)}。从塞丝的视角读者可以看到莫里森的意识形态:莫里森坚称自己为“黑人女作家”,双重的身份使莫里森能够解构非黑人、非女性所不能的了解了黑人女性的心理。

然而莫里森的叙事已不再是简单的解释发生了什么,而是创作出了新的意义。通过两位男性“叙述者”,读者看到的是“男性”的声音和话语权,读者看到“杀婴”事件没有被客观公允地讲述和评论出来,然而莫里森采取多重叙事的方式使读者可以全面、深刻地了解“杀婴”事件的本质。多重视角的叙事不仅揭示了白人与黑人不同的意识形态,也展示了同为黑人的男性与女性不同意识形态。英国学者约瑟芬·麦克多纳将英国18到19世纪母亲杀婴的文本分为两类:一种是同情式叙述,指在18世纪的一些文学作品中妇女、儿童以男人罪恶的牺牲品出现,处于被引诱、利用、奴役的地位;一种是救赎意图的叙述,即杀婴是因为母爱而为。^{[7](P106)}

多重视角的叙事使读者清晰的了解了作者的意图,莫里森塑造的塞丝的杀婴既反映了蓄奴制下女性成为了牺牲品,处于被利用、奴役的地位,同时更加突显杀婴是为了救赎,是母爱所为。

三 历史重构

莫里森的小说多以女性为主要人物,然而女性暴力现象却在莫里森的小说世界普遍存在,如:莫里森的第一篇小说《最蓝的眼睛》中波琳对女儿残酷的冷漠无情,《秀拉》中夏娃亲手杀死无药可救的儿子,《柏油娃》中玛格丽特用各种残忍的方法折磨年幼的儿子,以及本文的《宠儿》中塞丝锯断女儿的喉管。莫里森小说中大量令人触目惊心的暴力叙述并不是为了暴力而暴力,暴力不是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莫里森文本中的暴力有她特殊的语境,她的本意不是通过字面就能了解的。《宠儿》中塞丝的暴力是由于她浓厚的爱,正如塞丝所言“是爱就必须深厚,不深厚就不是爱”,莫里森称赞塞丝崇高的母爱,她认为:“唯一有资格能对塞丝进行评判的是被她杀死的女儿。”^{[8](P248)}塞丝的母爱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被记录下来。《宠儿》真实再现了这样一种以白人为主导的世界观念,莫里森重构了历史的真实。奴隶制后叙事体现着奴隶制对后世经久不息、持续不断的影响,美国奴隶制不仅是对黑人民族一个阶段的奴役史,它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越了历史时空和黑人种族性的局限,它已经成为人们用来描述人类受压迫与奴役的代名词。其实,真实本来就是被建构出来的,研究者在文本中建构的真实,总是在某个特别的历史阶段,对某些特定的解释群体而言,才有真实的意义。^[9]黑人作家不断地叙述本民族的遭遇本身就是对当代美国黑人历史的建构,因为在白人主导的文化中黑人的历史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他们被扭曲,淡化,抹杀。在文化语境变迁的历史中,莫里森希望通过重构历史,来解放被束缚的黑人心灵,只有直面过去历史的伤痛,才能在新时代建立健康的心理,达到种族和谐的理想社会。莫里森所思考的问题揭示了世界性受压迫人类的境遇,显示了超越种族、国界的普遍意义。

注释及参考文献:

[1] Clemons, Walter. "A Gravestone of Memories." Newsweek 28 Sep. 1987: 74~75.

[2] 转引自翁乐虹《以人物作为叙述策略——评莫里森〈宠儿〉》,《外国文学评论》,1999年第2期。

[3] 约翰·奥尼尔著,张旭春译.身体形态:现代社会的五种身体[M].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

[4] 何林军.身体的叙事逻辑[J].理论与创作,2007,1.

[5] Morrison, Toni. Beloved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6] Bakhtin, Mikhail. Discourse in the Novel [A]. In Julie Rivkin and Michael Ryan(eds.). Literary Theory: An (下转62页)

On the Apocalypse of Deng Xiaoping's Nation Theories to the Great Development of Chinese Western Regions

NONG Shu-ying

(Department of Humanistic and Social Science, Nanning Academy of Teachers, Longzhou, Guangxi 532400)

Abstract: Deng Xiaoping's nation theories has an important reality apocalypse to the great development of Chinese western regions. In the great development of Chinese western regions, we must insist in national equality, solidification and mutual aid, national district autonomy theories and the route to liberate thoughts and stick to facts; continue to deepen national equality and emphasize the economic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enhance the mutual aid relation of all nations and coagulate national feelings; perfect national legal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grant more independent rights and the policies to these national autonomy districts for their development; take the advantage and avoid the disadvantage of local places to push the economic healthy development in these national areas.

Key words: Deng Xiaoping; Nation; The Great Development of Chinese Western Regions

(责任编辑:周锦鹤)

(上接58页)

Anthology[C]. Oxford, UK: Blackwell Publisher, 1988.

[7]Aoi Mori. Toni Morrison and Womanist Discourse[M]. New York: Peter Lang Publishing Inc, 1999.

[8] Gloria Naylor. Conversation with Toni Morrison[M] Mississippi: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94.

[9]Clifford, J. The Predicament of Culture: Twentieth-Century Ethnography, Literature and Art [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 in the Postmodern Context

——Narrative Interpretation on Toni Morrison's Beloved

ZHAO Na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 Xi'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Xi'an, Shaanxi 710065)

Abstract:The intention of Morrison's creation is to present the absent slave history. Actually, reality is established from the present reconstruction in the postmodern context, this paper is the analysis of Beloved's body narration and multi-perspective narration in order to interpret Morrison's reconstructed slave history and the calling of ethnical harmon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modern readers.

Key words: 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 Body Narration; Multi-perspective Narration

(责任编辑:张俊之)